

美国侦探小说家协会推荐

随书赠送
惊悚悬疑片
《蝙蝠》
正版VCD影碟

[美] 埃德加·爱伦·坡 / 著

他是美国侦探恐怖小说之父
世界著名的侦探小说奖以他的名字命名

爱伦坡恐怖侦探小说集

红死

新华出版社

爱伦坡恐怖侦探小说集

红死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死：爱伦坡恐怖侦探小说集 / (美) 爱伦坡著；刘万勇译 .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
ISBN 7-5011-5658-1

I. 红… II. ①爱…②刘…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528 号

红 死

[美] 埃德加·爱伦·坡著

刘万勇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金瀑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毫米 1/32 10.5 印张 230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一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ISBN 7-5011-5658-1/I·293

定价：28.00 元

目 录

莫格街凶杀案.....	(1)
玛丽·罗吉之谜.....	(37)
黑 猫	(84)
金甲虫	(95)
丽 姬 姬	(133)
卷进大漩涡.....	(150)
泄密的心.....	(168)
失窃的信.....	(175)
幽 会	(196)
瓶中手稿.....	(211)
威廉·威尔逊	(222)
贝蕾妮丝.....	(244)

红 死

厄舍府的倒塌..... (253)

一桶白葡萄酒..... (274)

红 死..... (282)

跳 蛙..... (289)

瓦尔德马病例真相..... (299)

高低山的故事..... (309)

莫 瑞 拉..... (320)

附录 爱伦·坡和他的作品 (327)

莫格街凶杀案

塞壬^①唱的什么歌，或者，阿喀琉斯^②混迹于女郎们中假托的什么名字，这些问题尽管颇费思量，但也并非无法猜测。

——托马斯·布朗爵士

人们把分析说成是一种智力特征，但这种特征本身却不容易加以分析。我们只能依据其效果去鉴别。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事情上对其进行把握，因为具有这种智力特征的人，一旦沉溺于其中，就会因此而达到快乐的巅峰。身强力壮的人常为自己的体能而欣喜若狂，乐于从事一些能锻炼筋骨的活动；同样，善于分析的人则会因其运用智力排难解惑而倍感荣耀。即使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也会由于才能得到了发挥而感到愉快。而那些神秘莫测的奥秘、大伤脑筋的难题以及天书般的象形文字，对他

①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专以美妙的歌声迷惑过往船只，而被迷惑并在其地界登陆的人总是遭到死亡。

②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其母从预言中得知自己的儿子将会牺牲于特洛伊战争，曾将他男扮女装，改名换姓，让他学做女红，并整天同女郎们混在一起。

来说就很符合他的口味。他在一项项难题的迎刃而解中所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其水平，按通常人的理解是不可思议的。他做的解答，凭借的是灵魂的投入和条分缕析的法宝，而实际上，它们确实带有一种全然凭借直觉的意味。

从事数学研究，特别是高等数学的研究，或许会大大提高一个人的排难解惑的能力；而高等数学呢，就一直被阴差阳错地视为一种似乎最高水平的分析，其原因仅仅是它那逆推的运算方法。打个比方吧，人们下象棋是在算棋，而不是费心劳神地去分析它。由此可见，象棋游戏可以对智力发展产生效果的看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我现在并不是在这里写什么论文，而是利用自己的观察所得，信手涂鸦地为一篇多少有点儿奇特的故事做个引子。所以，我想借此机会说明一点，比之于繁琐而无聊的象棋游戏，高级的智力思考能力在简单而朴素的跳棋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也更为有效。在象棋中，每个棋子的移动都是千奇百怪，游戏规则五花八门，变化无常；这仅仅是复杂而已，但人们却误把复杂当深奥（这种错误司空见惯）。对弈时，你必须全神贯注，若稍有懈怠，就会造成差错，以至于丢盔卸甲或缴械投降。象棋的走法不仅多种多样，而且错综复杂，造成差错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多；胜者十有八九都是全身心投入的人，而不是那些脑瓜子机灵的家伙。与象棋截然相反的是，跳棋的走法只有一种，而且鲜有变化，因此疏漏出错的机会也就减少了；相比之下，下跳棋就用不着那么全神贯注，对弈者孰优孰劣往往取决于谁更聪明。还是说具体点儿吧——我们来假设一局跳棋，棋盘上只剩四个王棋了，当然，这个时候也不会出现什么疏漏。事情明摆着，在对弈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势下，胜利的取得仅仅取决于某种精心设计的走法，而棋子每走一步，都是智力思考的结晶。一般的招数是使不上了，于是善于分析的棋手便设身处地地去揣摩对手的心理，同时认清自己的处境，这样一来，倒常常能一眼看出只有对方能想出来的招数（有时这几招的确简单得可笑），可就是这么

几招，完全可以迷惑他走错棋或者在仓促中做出错误的判断。

惠斯特牌一向以其能影响人的所谓的计算能力而闻名。人们也知道，那些在智力上出类拔萃的人对玩这种牌感到有种似乎难以形容的乐趣，而对那无聊肤浅的象棋游戏，则避之让之。毫无疑问，在类似性质的游戏中，没有什么比玩惠斯特牌更需要发挥分析能力的了。基督教世界中最好的象棋手充其量仅仅是一名最好的下棋能手而已。而精通惠斯特游戏就意味着拥有在一切更为重要的比心斗智的事业中获得胜利的能力。我这里说的“精通”，是指牌技的登峰造极，包括懂得从中获取正当优势的所有渠道。这些渠道数不胜数，五花八门，而且常常潜伏于思想深处，非一般的理解力所能企及。用心观察，就能清楚记忆，就此而论，只要霍伊尔的牌游戏规则（这些规则都以技巧为基础）通俗易懂，下棋时全神贯注的人玩惠斯特牌时也会是把好手。于是，大家普遍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大玩家，关键是得有很强的记忆力和按“规则”行事的本本主义原则。但是，恰恰是在规则范围之外的情况下，善于分析的人才得以展现自己的才能。他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大量的观察和推断。他的牌友们可能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他们获得的信息，其程度是有差异的，这与其说取决于推断的准确，不如说取决于观察的质量。有必要知道的是，要懂得观察什么。我们的牌手打牌时绝不会作茧自缚，也不会因为一心想着要赢牌就拒绝局外的一些推断。他观察搭档的表情，并仔细地将它同每一个对手的表情进行比较。他估摸着每个人手中的牌是如何分布的，常常通过大家执牌时所流露的眼神逐一计算着王牌和大牌。在玩牌的过程中，他观察着大家面部表情的每一个变化，从自信、惊讶、欣喜和懊恼等各种表情中收集丰富的想法和意图。从赢家收拢一墩牌的动作中，他判断这个牌手能否会再赢一墩同花牌。从对手那种在牌桌上掷牌的神态，他辨别这个动作是不是一个烟幕弹。漫不经心说出的话，碰巧掉下或翻开一张牌以及为了掩饰什么而随即出现的焦虑或者毫不介意，给所赢的几墩牌摆

摆顺序、算算墩数什么的，尴尬万分、犹豫不决、心急火燎或诚惶诚恐——所有这一切，都逃不过他那直觉般的洞察力，因而可以透过蛛丝马迹探出事情的真相。只要两三圈牌打下来，各家手中有什麼牌，就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接下来，他打出的每张牌都非常到位，就好像牌桌上的其余牌手都把自己的牌摊开了打似的。

分析能力不可与单纯的机智灵敏混淆在一起。这是因为，尽管善于分析的人必然机智灵敏，但机智灵敏的人却总是出人意料地不善分析。骨相学家们（我不该相信他们）将那常常能表现出机智灵敏的推断能力或综合能力归之于一种独立的器官，并且认为这种能力是天然的，而这种能力也一直经常地见之于那些其智力在其他方面几乎跟白痴相近的人身上，以至于引起了那些围绕人的精神心理而写作的作家们的普遍关注。机智灵敏和分析能力之间存在的差异，实际上比幻想和想象之间存在的差异要大得多，但就其特征来说，两者之间却非常相似。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机智灵敏的人总是富于幻想的，而真正富于想象力的人一定是善于分析的人。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各位读者就权当它是上文所论的一个注释吧。

18××年的春夏时节，我居住在巴黎，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名叫塞·奥古斯特·杜潘的先生。这位年轻的绅士出身于名门望族，但是由于一连串不幸的遭遇，他的生活陷入了贫困，以至于他心灰意懒，不思进取，也没有心思重整家业。承蒙债主开恩，他才得以拥有一点儿祖上的财产。凭着这点儿碎屑带来的出息，他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维持着起码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东西可劳他费心的了。而书籍，实际上倒成了他惟一的奢侈品，在巴黎，书可是轻而易举的东西。

我们俩的初次相遇是在一个根本不出名的图书馆里。当时我们都在找寻一部非常奇特的珍本书，真是天作之合，我们走到了

一起。此后，我们便隔三差五地碰面。他以法国人那种一谈起身边的事情就滔滔不绝的坦率，不厌其详地向我讲起他的那段家史，而我呢，也听得津津有味。他读书范围之广，我深感惊讶，但最重要的是，他那粗犷的激情和鲜活生动的想象，激荡得我心潮澎湃。当时我正在巴黎寻找我要追求的目标，我感到与这样一个人交朋友，对我来说就是一笔用金钱难以衡量的财富。于是，我坦率地向他吐露了这种感觉。最后我们商定，在我呆在巴黎的这段日子里，我们就住在一起。我当时的生活状况再怎么说明也没他那样过日子紧巴巴的，这样便由我出钱在圣日尔曼区的一个僻静、荒凉的地段租了房。这幢房子式样很古怪，因岁月的剥蚀而满目疮痍，一副摇摇欲坠的架势；由于迷信，人们怕不吉利就让它长期闲置着，我们才不管那一套呢，只是依我们俩共有的那种奇特的忧郁情结，把房子布置了一番。

如果世人知道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日常生活，他们肯定会把我们当成疯子——虽然可能会把我们当成在本性上不会加害于人的疯子。我们完全与外界隔绝，不愿意待客会友。确实，我一直没有把这个隐居地透露给我以前的朋友，唯恐他们知晓，而杜潘很多年前就不再在巴黎抛头露面了。我们就这样划地为牢，离群索居。

为了黑夜本身的缘故而倾心于黑夜，是我这个朋友的一种怪诞的嗜好（除此我还能称它是什么呢？）；就像染上他的其余怪癖一样，我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染上了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完全放任自流，听命于他那种奇思狂想的摆布。黑夜女神不可能总是伴随我们左右，但我们能够制造她的降临。当早晨第一缕曙光显露之际，我们就把这栋老房子那宽大而厚重的百叶窗统统关上，再点上两只极细的小蜡烛，那蜡烛散发着浓烈的香味，发出的光让人感到的仅仅是瘆人、幽暗。就着这点儿光，我们便各自浸淫于梦境之中——读呀、写呀、聊呀，直到时钟预告真正的黑夜降临方才作罢。接下来，我们便手拉着手上街了，继续讨论着白天

红 死

的话题，或者由着性子蹓跶到深夜；在这座人群熙攘的城市，置身于那狂欢杂乱的灯与影之中，找寻那种无限的智力兴奋，而那种兴奋，只有静静地观察才能感受得到。

每当这种时候，对于杜潘身上的那种独特的分析能力（尽管从他丰富的想象力中，我早已料到他有这种能力），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观察一番，也会情不自禁地表达出自己的钦佩。他似乎也极其乐意运用这方面的能力——如果不是什么卖弄的话——他就会毫不含糊地承认这样做会给他带来乐趣。他轻声地笑着向我夸口说，在他看来，大多数人的胸前都安了一扇窗户，他们的心思明摆着呢。于是他的惯常做法就是马上说出我自己的内心想法，用这个既直接又令人吃惊的证据验证他的主张。这个时候，他的态度显得冷淡麻木，神秘高深，两眼呆痴无神；而他的声音，往常可是洪亮的男高音呀，现在呢，已提高到最高音部了，若不是他说话深思熟虑，阐释问题清晰可辨，别人还以为他是个火爆脾气呢。当我观察他处于这种情绪的变化时，我常常会陷入沉思，想到那种关于双重灵魂的古老哲学；我自我消遣地幻想着有一个双重杜潘——有想象力的杜潘和有分析能力的杜潘。

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在不厌其烦地讲什么神秘故事，或者在虚构什么浪漫小说。眼下我描写的关于这个法国人的东西，只不过是运用智力时心情兴奋或者可能是走火入魔的产物。我们现在谈论的关于他在那段时期内显示出的观察特点，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完全说明问题。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王宫附近的一条又长又脏的街上蹓跶。很显然，我们俩当时都在想心事，至少有十五分钟的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突然，杜潘开口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实在的，他长得太矮小了，不过更适合于去杂技场表演。”

“那是没问题的。”我脱口应答。杜潘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我的心思，不过，这一非凡之处，我一开始并没有觉察到（因为当时

我正在沉思冥想呢)。我随即回过神来，我大大吃了一惊。

“杜潘，”我郑重说道，“我真是搞不懂了。实话实说，我太惊愕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你怎么可能会知道我正在想——”说到这里，我故意卖个关子，想弄明白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正在想谁。

“在想尚蒂耶，”他说，“干吗不说话了昵？你刚才在心里说，他那种小号身材不适合演悲剧。”

这正是我刚才心中考虑的问题。尚蒂耶曾经在圣德尼街当过补鞋匠，后来就迷上了演戏，试演过克雷比雍悲剧作品中泽克西斯这个角色，结果呢，费尽了辛苦却招来别人的讽刺挖苦，落了一个声名狼藉的下场。

“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我大声嚷道，“务请你告诉我门道——要是有门道的话——你是怎么在这件事情上揣摩我的心思的。”说真的，我本想借说话来镇静一下自己的情绪，反倒欲盖弥彰，比刚才更惊讶了。

“就是那个卖水果的，”我的朋友答道，“是他让你得出了结论，认为那个补鞋匠的个头儿根本不高，不能扮演泽克西斯和诸如此类的角色。”

“卖水果的人！——你可别吓我——我可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

“就是我们上这条街时你迎头碰上的那位——大概十五分钟之前吧。”

现在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从C街走到现在站的这条大道时，确实有个卖水果的，这人头上顶着一大筐子苹果，还差点儿把我撞倒呢；可我弄不明白的是，这与尚蒂耶有什么瓜葛呢。

杜潘绝不是那种糊弄人的骗子。他说：“我会解释的，等解释完你就完全清楚了。咱们先来回顾一下你刚才的思路，那就是从我跟你开始说话一直到刚才谈的与那个卖水果的相撞这一段时

间。有这么几个主要环节：尚蒂耶，猎户星座^①，尼科尔斯博士，伊壁鸠鲁^②，石头切割术，铺路石，卖水果的。”

在人生的某些时候，人们大都感受过这样的乐趣，那就是追溯自己的想法是如何逐步地得出一些特殊的结论的。这样的追溯又往往是趣味盎然的。对于初次尝试此事的人来说，想到自己开始时的想法与想法的结局之间的距离是那么明显的不可计量，而且一个天南一个地北的没有什么关联，他怎么能不惊讶呢。因此，当我听到这个法国人刚才说的那番话，并且不得不承认他说的都是真相时，我自然是惊诧万分了。他继续说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在我们离开 C 街之前，我们一直在谈论马的问题。那是我们刚才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当我们上这条街的时候，有个头上顶着大筐子的水果商急匆匆地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将你撞倒在一堆为修人行道而堆砌起来的石头上。这些石头是松动的，你一踩上去就滑了一跤，脚脖子扭伤了点儿。你显出恼火或者愠怒的样子，嘴里咕哝了几句，回头看了看那堆石头，然后一声不吭地继续前行。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你的一举一动，只是观察已成为我近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了。”

“你的眼睛总是看着路面——气呼呼地扫视着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和车轮压成的辙印（因此我明白你心里还在想着那些石头），你这种情绪一直等到我们走到那条名叫拉马丁的小巷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条用块石铺就的巷子是作为实验而采用了交叉铆接法的）。这时你的脸上才有了笑容，我还注意到你的嘴唇蠕动了几下，毫无疑问，我知道你念叨的是‘石头切割术’这个词，

① Orion 原指希腊神话中的猎人奥利安，因与黎明女神相爱，犯了众怒，被月神同时也是狩猎女神射死，死后化为猎户星座。这里指的是天文学名称。

② 晚期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哲学创始人，发展了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思想，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最精细的原子构成。

这个术语用在这条铺筑过的路面上是非常矫揉造作的。我知道，当你自言自语地说‘石头切割术’这个词时，你不能不联想到原子并由此而想到伊壁鸠鲁的那些理论。而且，因为就在不久前当我们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曾向你谈起过那个伟大的希腊人，他的那些模糊的推测是多么的奇特却又多么的为世人所忽视，直到后来出现的星云宇宙进化论才证实了他的推测，所以我感觉你会不由得抬头眼望猎户星座中的那团大星云，我当然期望着你那么做。你果然向天上望了，这样，我就敢肯定自己已经准确无误地跟了上你的思路。而在昨天的《艺术博览》上却出现了一篇攻击尚蒂耶的讽刺长文，字里行间中透着尖酸刻薄，说这个补鞋匠一穿上厚底靴就改名换姓了，作者还引用了一句我们常常谈到的拉丁文诗句：

第一个字母不发原来的音

我曾经告诉过你，这行诗是关于猎户星座的，现在拼做 Orion（奥利安），原来的写法是 Urion（尤利安）；我向你解释这句诗时言语上带着某种尖刻，我意识到你对此是不会忘记的。所以，很清楚，你不会不把猎户星座和尚蒂耶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你轻启嘴唇，微微一笑，我就断定你已经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了。你想到了那位可怜的补鞋匠已经完蛋了。此前你还是一直弯着腰走路，可再往后我就看见你把身子挺得笔直。于是我便确信你想到了尚蒂耶那五短身材。也就是在这个当儿，我打断了你的思路，说他确实长得太矮小了——那个尚蒂耶——更适合去杂技场表演。”

此后不久，我们正在翻阅一份《法庭公报》的一个晚间版，突然，下面几段文字攫住了我们的注意力。

“离奇凶杀案——今日凌晨三点左右，圣罗可区的居民被一阵恐怖的尖叫声惊醒，声音好像是从莫格街一幢房子的四楼发出的。大家都知道住在这幢楼房里的只有莱斯帕纳叶太太和她的女儿卡米耶·莱斯帕纳叶小姐。人们赶到这里，尝试着用平日里的

红 死

方法叫门，无济于事，耽搁了一会儿，不得不用撬棍把大门撬开，八九个邻居在两名警察的陪同下闯了进去。此时尖叫声已经停止，但是当大家冲上了第一层楼梯时，就听出两个或者更多的粗野的声音在愤怒地争吵，而且这声音好像从上面传下来的。待他们奔至二楼时，这些声音也消失了，四周一片静寂。人们便开始分头行动，急切地搜查每一个房间。等人们搜查至四楼一个大的阴面的寝室时，发现房门是锁着的，钥匙插在里面，于是便破门而入，屋内的景象令每一个在场的人头皮发麻，倒吸了一口凉气。

“房间里乱得不能再乱了——家具被毁坏，而且扔得到处都是。只有一个床架子，垫子已被拽起，摔在了地板中央。一张椅子，上面搁着一把沾满血迹的剃刀。壁炉的地面上，落着那么两三绺又长又密的灰白头发，头发上还溅着血迹，看样子像是从头上生生地拔下来的。地板上有四枚可流通的金币，一只黄玉制耳环，三把大银匙，三把小一点儿的铜匙，还有两个装有约摸四千枚金法郎的袋子。屋内一角有个衣柜，它的抽屉全被拉开了，虽然里面还留有许多东西，但一看就知道被人搜劫过了。在床垫下（不是在床架下）发现了一个小的铁制保险箱。箱子打开着，钥匙还挂上面，里面有几封旧书信，另外还有一些无足轻重的票据。

“这里没有见到莱斯帕纳叶太太的踪迹；但是，因为观察到壁炉中的烟灰多得极不寻常，人们便搜查烟囱，结果呢，（讲起来真是毛骨悚然）她女儿的尸体，头朝下倒栽着，被从烟囱里拖了出来；原来她是被人往那狭长的烟囱里塞进去一大截。尸体还很温热。仔细察看，身上有多处擦伤，毫无疑问，这是用蛮力将其塞进去又拖出来时造成的。脸上多是很严重的抓伤，喉咙处有深紫色肿块，而且还有指甲摁过的凹痕，似乎死者是被掐住脖子而一命呜呼的。

“人们将这幢楼房的各个地方查了个底儿朝天，在确认没有

新的发现之后，他们来到楼房后面的一座砖石铺就的小院，发现老太太横尸院中，喉咙被彻底割断，有人试图想把她的身子往上抬一抬，结果头颅滚落在地。死者的躯干和头部被切割得惨不忍睹——尤其是躯干，更是被毁得支离破碎，不成人样了。

“我们认为，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疑案目前连一条最不起眼的线索都难寻觅。”

第二天的报纸继续刊登了有关此案的一些详情。

“莫格街悲剧。与这一离奇而又恐怖的事件有关的人员已被传讯。（‘事件’这个词在法国还没有它传达给我们的那种轻薄之意）然而，并没有获取有助于破案的任何线索。现将审讯所得的全部证词予以登载。

“波利娜·迪布尔，洗衣女工，证实自己认识两名死者已有三年，在此期间一直为她们服务。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似乎关系很好——亲情非常浓厚。她们总能按时付款，信用极佳。不清楚她们的饮食起居和谋生手段。认为莱太太以占卜算命为生。社会上盛传她手头有积蓄。每次到她家取衣送衣从来没见过屋里有别人。敢肯定她们没有雇过仆人。除了四楼摆设了家具外，其他地方好像都没有。

“皮埃尔·莫罗，烟草零售商，证实在这近四年的日子里，经常向莱斯帕纳叶太太售卖少量烟草和鼻烟。生在这块地方也长在这块地方。母女俩在她们的尸首被发现的房子里已经住了六年多，而先前房子是由一个珠宝商租住，这个人又把上层的房间转租给各种各样的人。这套房子是莱太太的财产。她见这位房客在肆意妄为地滥用权力，大为不满，干脆就连一间房子也不出租了，自己住了进去。老太太非常幼稚。六年期间，证人只见过她女儿五六次。这母女俩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人们都说她们有的是钱。曾听街坊四邻说她给人算命——但证人不相信。进入这幢房子的，除了这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一名搬运工来过一两趟，一名医生来过七八趟，再也没见过任何人入内。

“众多邻居，他们提供的证据不差上下。都说没有什么人时常出入这幢房子。不清楚莱太太及其女儿在社会上是不是有亲戚。房子前面的百叶窗很少打开过。后面的窗户老是关闭着，惟有四楼那个朝向背阴的大套间是开着窗户的。这幢房子可算得上好房子了——并不很陈旧。

“伊西多尔·米塞，警察，证实当天凌晨三点左右，他应召前往事发地点，发现门口聚集了二三十人，他们正设法进入那幢房子。最后终于用一把刺刀强行打开了大门——并不是用的撬棍。因为这道门是两扇对折的，而且上下都没有插门闩，所以被三下五除二地撬开了。楼上还在不住地尖叫着，直到门被撬开后才戛然而止。这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在极度痛苦中发出的——叫得很响，拉得很长，不是急促的那种。证人引大家上楼。刚到一楼楼梯处，就听到两个声音在愤怒地争吵——一种声音粗哑，另一种则尖锐——是非常奇怪的声音。能从前者发出的声音里听出‘可恶’和‘魔鬼’这几个字眼，是一个法国男人说的。绝对肯定这不是女人的声音。尖锐刺耳的声音是一个外国人发出的。不能确信这声音属男属女。听不懂说的是什么，但相信这种语言是西班牙语。该证人描述的那个房间和两具尸体的状况与本报昨天的描述相同。

“亨利·迪瓦尔，邻居，做银器活儿的，证实他是首先进入那幢楼房中的人之一。大体上可以佐证米塞所言属实。他们一破门入内就又关闭了大门，禁止人们进入，因为虽是深夜，人们还是很快地聚拢过来了。这名证人认为，那种尖锐的声音是一个意大利人发出的。确信其发出的不是法语。不能确定是男人发出的。有可能是女人的声音。证人不谙意大利语，不能辨听言辞，不过能从发出的音调上确认说话人是个意大利人。认识莱太太和她的女儿。常常跟她俩交谈。敢肯定那个尖锐的声音不是死者中的任何一个人发出的。

“奥登埃梅尔，饭店老板。该证人自愿作证。因为不会说法